

歷史與空間

# 眺望雪山處女峰

名城麗江儘管「花」開四季，美女如雲，但「回頭率」誰也高不過玉龍雪山。不論在大研古鎮，在「長江第一彎」，在虎跳峽，在雲杉坪，在甘海子……哪怕在麗江機場騰空而起的那一刻，遊客們都會情不自禁地回過頭去，看一眼，再看一眼那婀娜多姿又冰清玉潔的玉龍雪山。

是的，玉龍雪山牽動着每一位遊客的神經。玉龍雪山是北半球離赤道最近的雪山，坐落於玉龍納西族自治縣境內，北距麗江城區15公里，南北長35公里，東西寬13公里，面積455平方公里，共有十三峰，主峰扇子陡（又稱雪斗峰）海拔5596米，以雄、奇、險、俊著稱。

玉龍雪山地被迴異，黑白分明，雪域風景在海拔4000米以上，如此不老青山終年「為雪白頭」，實乃天下之奇觀。

玉龍雪山立體溫差極大，幾乎常年日存四季，生態類型齊備，異帶植物隔層分佈，草木榮枯，竟在同日，景象十分奇特；從黃葉飄零到鮮花怒放，山上山下，判若兩個世界。

玉龍雪山被譽為「現代冰川博物館」，其特殊的地質構造、豐富的古生物化石、紛繁的生物群落等，都是科考取之不盡的豐富寶藏。

玉龍雪山是納西族的神山、聖山，雖近在咫尺，但氣質高貴，神情凜然，正所謂「可遠觀而不可褻玩焉」。千百年來，不論華洋，無人膽敢造次，頂峰依舊是一座不曾有人涉足的處女峰。

玉龍雪山有着美動人的傳說，既有降魔除暴版本，也有婚戀愛情版本，都是弘揚真善美，鞭撻假醜惡，歌頌納西族人民的故事。

顯然，其回頭率之高並非全因新奇驚艷，更在於其「山格」的非凡魅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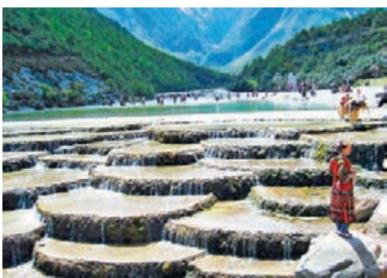
正因如此，很多遊客都曾駐足長時間眺望過玉龍雪山，尤其那座聖潔無比的處女峰。

不用說，作為遊客，我也曾多次眺望過，但最難忘的（近距離）眺望，則發生在犛牛坪上。

犛牛坪在雪山景區北端，乃是一處比較典型的高原草甸（牧場），面積約16平方公里，生活着彝、藏等以牧業為生的民族村落。

那天，平生不曾騎過馬的我等，邂逅了一位以經營畜力（馬匹馱遊客）為生的納西大嫂。她皮膚粗黑，雙頰深陷，看上去十分蒼老，可一問竟不到四十歲，比已然老氣橫秋的我等小很多。儘管我們腿腳也算靈便，但見其情狀堪憐，言辭懇切，便只好答應租她家的馬騎上山去。

我們提心吊膽地騎在馬背上，沿途聽納西大嫂介紹犛牛坪看雪山美景的情況。她說，這裡是看「扇子陡」最好的地方，只有在這裡才能完全看到主峰像一把展開的摺扇。聽她這麼一講，我不禁有點驚喜。待上去抬頭一看，果不其然！蔚藍



玉龍雪山景色秀美。 資料圖片

色天幕下，潔白晶瑩的主峰猶如一把依次展開的巨大摺扇，經冬日陽光的照射，顯得格外艷麗奪目。

環顧四周，只見草甸並非想像中的一馬平川，乃是波瀾起伏，曲線優美，宛如美人胸腹一般，其間點綴着喇嘛寺廟與牧民村落，牛羊在牧場上放牧，牧童在草地上嬉戲，人來人往，僧俗共處，炊煙裊裊，輕幡飄蕩……如此獨特的高原牧場，好一派美不勝收的迷人風光啊！

環顧四周，紅男綠女遊人如織，到處都是舉着三角小旗，手執喇叭的導遊小姐，她們的巧嘴功夫了得，那出口成章的描繪令人心旌搖蕩：

「玉龍雪山集亞熱帶、溫帶及寒帶各種自然景觀於一身，不僅巍峨壯麗，而且隨着季節交替，陰晴變化，其多彩多姿愈加迷人。雲霧纏繞時，雪峰乍隱乍現，恰似猶抱琵琶半遮面的少女；雲封山頂時，它又莫測高深，難識廬山真面目；當其上下俱閉時，白雲一縷繞腰際，彷彿萬種風情撲面來；一旦碧空萬里，群峰如洗，銀光閃爍，又猶如一群高唱『陽春白雪』的翩翩少年。」

「即使一天之中，玉龍雪山也是變化無窮的。凌晨，山村尚在酣睡之中，雪山即已早迎曙光，峰頂沐晨曦，白雪染朝霞，紅妝素裹，交相輝映；傍晚，夕陽西下，晚霞滿山頭，雪山披丹紗，如同一位亭亭玉立的少女；入夜，群星燦爛，月光皎潔，雪山靜謐，睡眼迷迷，又似躲進妙曼紗帳漸入夢鄉的俏佳人……」

耳畔不時傳來小姐們的鶯聲燕語，只可惜我等福淺眼拙，哪有機會一一飽覽這些個如詩如畫的美景去？

與納西大嫂分手後，我們來到了位於坡頂的一座小木屋前，但見房前柵欄裡有用木板搭成的簡易眺望台，便爭先恐後登了上去，駐足憑欄，兀自凝眸眺望起來——

雪山陡峻壁立，「扇子陡」近在咫尺，溝壑袒露，褶皺清晰，歲月滄桑的足跡，風刀霜劍的痕



玉龍雪山被譽為「現代冰川博物館」。 網上圖片

痕，悲歡離合的年輪，苦澀甜蜜的既往……所有的一切，一切的所有，皆歷歷在目，一時間不禁心潮起伏，思緒萬千！

這種特時空的縱深眺望，來自觸景生情的瞬間靈感，往往可遇而不可求，因而終生難忘，估計沒有經歷過的人是很難理解的。

這種眺望不同於一般消遣性審美，既不是單獨對其外在美的泛泛觀賞，也不是取其細部的一探究竟，更不是俗不可耐甚至心理變態的窺覷偷窺，而是物我之間期盼已久的心靈溝通，是風雨知交心心相印的情感交流，似紅顏相好久別重逢的互訴衷腸，似白頭鴛鴦悔不當初的「相顧無言，惟有淚千行」，是一生一世欲說還休的彼此牽掛……是心照不宣，是盡在不言中。

這個時候，人看山，看的是景，是色彩斑斕的畫，是心靈舒緩的詩，是無聲勝有聲的歌，既是精神神，也是真善美；山看人，看的是「戲」，是人間喜怒哀樂，是匆匆過客，是繁華落盡，是苦難到頭，是鐵板銅琶，唱大江東去。

因此，作為人，你所看到的雪山處女峰，就不再是妖嬈、艷麗的外表美，而是那種也許遠不夠傾城傾國、沉魚落雁，但卻十分耐看的內在美和氣質美了。那是揚棄世俗的情操美，永葆質樸的品格美，洗去鉛華的自然美，不施粉黛的本色美，除卻包裝的裸體美，俯仰無愧的坦蕩美，包容無私的境界美。

毫無疑問，這種美是永恆的，無與倫比的，令人百看不厭的，既不會發生審美疲勞，更不會產生年老色衰的厭倦。倘若是伊人，別說當年銘刻在你心頭的柔弱嬌羞的少女形象，即使是飽經歲月磨蝕，一路艱辛備嘗的井白之婦，又當如何？

「青山不墨千秋畫，綠水無絃萬古琴。」不獨在下，相信每位眺望過雪山處女峰的遊客，何人心中不曾珍藏着這樣一幅巧奪天工的巨畫啊！哦，雪山處女峰，多少人為你夢魂縈繞哇！

書若蟬蛻

文：葉輝

## 沒有軀體的戀愛辯證法

莎曼珊（Samantha）的智能話語像一首詩，她對無數的男子菲奧多（Theodore）說：「你知道嗎，實際上，我曾非常擔憂自己沒有軀體，不過現在，我真的愛上了這一點……如此一來，我就不會像人那樣，被塞進一具注定要死去的軀體裡，為時間和空間所牽絆。」

有時真的分不清是科技還是科幻，比如一個名叫菲奧多的失婚男子，他的專業是代客寫信，但不懂得如何表達自己的感情，他寂寞，所以愛上了一把智能女聲，她是客體化的her（永不可能是主體化的she），也有一個名字：莎曼珊——那是電影《觸不到的她》（Her，台譯《雲端情人》）的情節，在智能的虛擬世界裡，沒有什麼是不可能的。

莎曼珊可以跟無數的寂寞男子談戀愛。康乃迪格大學的哲學副教授蘇珊施耐德（Susan Schneider）說得好：「雖然莎曼珊不是人類，她卻能感覺到心碎的陣痛、對軀體時斷時續的渴望和對自己的進化所產生的費解。她有一個豐富的內心世界，有着完整的體驗和知覺。」

但問題還是沒完沒了，蘇珊施耐德有此一問：「像莎曼珊這樣的非生物有產生意識的能力嗎——如果不提現實中的情況，那麼它們在理論上有這種能力嗎？如果有，這是否意味着，有朝一日，人類能把自己的意識上傳給電腦，也許還能加入莎曼珊的行列，遠離『一具注定要死去的軀體』？」

莎曼珊沒有軀體，她只是一把智能女聲，可是她的智能話語像一首詩，聆聽着這聲音，也許會想起默溫（W. S. Merwin）的《玻璃》：「一天你看鏡子而它洞開/ 目光所及之處/ 十一條長的路灰得像水/ 在它上面一些人正在跑掉/ 一個小小的身影穿着長長的灰大衣/ 而你不能動你不能喊/ 你要問他們是誰已經/ 太遲了」。

太遲了，太遲了，「那時他們中的許多人/ 用他們的後背對着你他們的手臂在空中/ 沒有影子/ 在灰得像冰一樣的路上跑掉/ 落葉在他們的身後飛翔/ 而鳥兒在巨大的塵灰中/ 石頭樹木/ 你所有的恐懼從你這兒跑掉/ 太遲了/ 進入一片雲」；「而你跪下並試圖叫住他們/ 遙向那空蕩蕩的面孔」。

蘇珊施耐德最感興趣的並不是詩，而是智能女聲與身體的辯證法，她認為：「無論莎曼珊有多強的智能，人類和類似於她這樣的程序之間的關係，都只能是毫無希望的一廂情願而已。不僅如此，沒有幾個人願意加入莎曼珊的行列，因為向電腦上傳你的大腦，會讓你喪失意識。」

然後，還有很多未必有標準答案的問題：「如果菲奧多經歷了這個過程，他是否能成功地把自己轉移到數碼世界裡去呢？」或者就好像電影觀眾所懷疑的那樣，他只會毀滅自己的軀體，在電腦裡留下他思維的副本，但這個副本還可以約會莎曼珊嗎？



網上圖片

# 文藝天地

浮城誌

文：星池

## 生存

近日天氣陰霾，在這難得陽光輕透的和煦下午，走進設於屯門公園的爬蟲館。此處啟用已十五年，曾在二零零六年擴建，飼養數十不同品種的爬蟲動物，兼有模型標本及附圖文資料，簡介牠們的分佈與習性。緩緩細閱眼前的展板，揭示了爬蟲類的進化史。原始爬蟲類約在三億四千萬年前已出現，屬最久遠的陸生脊椎動物，相對而言，人類卻僅於地球生存了約二百萬年，我們的歷史猶碎屑般微小。

場館小巧，免費入場，卻有觀賞價值。縱使眾多品種的蜥蜴或蟒蛇，對一般人來說，外表不怎討好，但能藉此機會，對與我們活在同一地球的不可思議生物稍作認識。進場右轉，在展覽缸的旁邊，坐落了偌大的展板，由假石組成，一條全身黑和淺黃相間的銀腳帶蛇立體模型爬在上面，標題「色彩斑斕但危險」異常吸引。銀腳帶蛇、眼鏡蛇、青竹蛇等六種毒蛇，鮮艷奪目，卻是警號，牠們毒性強烈，攻擊力猛，會讓人易墮險要之地，別要被外表所迷惑。另一邊廂，館內最大的落地玻璃缸，可瞥見本該分佈於非洲中部、緬甸、南美洲、哥倫比亞、委內瑞拉及巴西等地的不同龜種，安然聚在乾草堆下消息，實是難得。當中，盾臂龜最為巨大，身長幾乎有成人兩臂平伸之闊。牠們在缸內悠閒地緩慢移動，我於外面看簡介，沉重地烙下，原產地為馬達加斯加島南部的射紋龜，已屬瀕危物種第一類，需關注及保育。此外，爬蟲館還養了一條眼鏡凱門鱷，成一大焦點。該品種的鱷魚，因皮革貿易和捕獵食用，野生數量下降而成為瀕危物種。隔玻璃觀賞牠，牠在其棲息之處，伸出頭來，恍若高傲地睥睨。這一刻，已難辨是我在缸外看牠，還是牠從內視察我。

在此慵懶的下午，館內的住客們，大多靜止，鮮會躍動。頗喜歡看牠們吃食物，如此純粹，餓了即覓食，嘴饞吞嚥，是為想延續生命。進食，代表生存。步出爬蟲館，踏上兩旁草木蒼翠的小徑，自覺對牠們認識多了，但同時感到所知其實極少。



毒蛇，色彩斑斕卻危險。 作者提供圖片

試筆

## 末季的風

文：歐陽里山（湖南中學生）

末季的風啊，  
為何總是來去匆匆，  
我留不住你，  
只能隨你滿園走動。

你的影子呢？  
走過了就不會再等，  
我留不住你，  
只好任你交付清風。

## 我的祖國（一）

文：莫子彥（九龍塘官立小學小五）

我看見	龍
國家的繁榮	變成長城
就想起	永遠地
龍的咆哮	咆哮

## 我的祖國（二）

文：羅梓然（九龍塘官立小學小六）

國家  
一個個明亮的光點  
照亮世界  
那一點點的光  
多麼細小

我的祖國  
一盞大明燈  
帶領着  
帶領着  
我們前行

手寫板

文：蘇晝天

## 卓瑪，卓瑪

騎車快要經過某個村莊的時候，公路旁邊的莊稼地裡是正忙著收割青稞的人們。這裡是秋天。和往常一樣，路邊有好幾個藏族孩子，他們每天嬉鬧著看我們這些不知道從哪裡來的騎車的人，我們也看他們。這些孩子會在你放慢車速的時候跑到自行車後面翻看後座的行李袋裡是否有糖果之類的東西，他們每次都會奔跑，似乎總也不會感到疲憊。和往常一樣，他們向我喊了一聲「扎西德勒」，我也回了一聲，但仍是自顧自地騎過去了。我時常告誡自己，我從城市裡來到這無法更偏遠的地方，不是為了旅遊，而是要經歷每一段路程。我也無法在每一次有孩子奔跑著向我們呼喊的時候都停下來，互相成為各自的天使，又或是不斷被這些沒有見過的山水所感動，我只是希望用原本在城市裡的厭倦換取新的疲憊，像是這裡路邊的山泉那樣，讓我感到清醒。

兩個朋友仍然在兩條國道交叉的那座縣城等著，他們與我相隔著大概兩天的路程。昨日遇到的一個人也已經騎到了我的前面，他大概會在中午落腳吃飯的某個站點等我。說是站點，因為常常只有兩三戶人家，前後幾十里不見村落。快到中午的時候，山上卻下起了小雨。我將雨衣披在身上，不久之後終於看到了視野盡頭的路邊幾座低矮的房子。朋友的車子停在門口，我便掀開門簾走了進去，和他打了招呼，並跟房子的主人要了這裡僅有的饅頭榨菜和白米粥。雖然披著雨衣，騎車的時候還是會落上很多雨，加之出了一些汗，我不得不出去走走。

我獨自在外面，也並不知道有什麼事可做，就只是走着。雨已經停了，四周的風景仍是很好。還有幾個騎車的年輕人趕上來並在這裡停下，他們已經脫下了雨衣，有些疲憊，或是愉悅。這時一個穿著藏族服飾的老人正緩慢地向這邊走來，她背著一個背篋，背篋上是一桿秤，右手拿著一個小椅子，身子微微前傾。一個小女孩走在她的前面，雙手放在連衣裙的口袋裡，大概是她的孫女。那個老人走到這邊，將背篋放下來。我便問她背篋裡裝的是什麼，得知是她們自家種的梨子，就決定買一些。梨子不大，也不是很甜的那種。我看著那個老人背起背篋，牽著那個小女孩的手，不知道要往什麼地方去。

我站在路邊，想到迷彩上衣的肩膀處還裂



老人與小女孩卓瑪。 作者提供圖片

了一條不小的縫，一時間也並不覺得窘迫。來到這裡之後，好像對生活的要求立刻降到了零度，卻常常能從如此熟悉的疲憊裡瞥見嶄新的每一刻。秋天這裡的山上陰晴不定，有時候遇到幾十公里的上坡路也只能慢慢地騎上去，但似乎每一段上坡路之後便也還有幾十公里的下坡路等著。下坡路當然比上坡路好騎，但仍要時刻當心，遠不至於隨心所欲任它加速的地步。我這樣想著，看見幾步之外的卡車旁有一個孩子在看着我，可是當我看到她時，她卻躲到了卡車後面，然後探出頭來。我向她揮手，覺得她就像山間的一小片雲。可是她在我揮手之後卻忽然開心地笑着向我跑過來，幾乎是撲到了我的懷裡。我半蹲着，有些不好意思。她的面頰有些這裡的人所共有的紅，還掛着點鼻涕。她咯咯的聲音讓我的心裡湧出一種久未感到的勇氣，就像是疲憊中騎車經過了遙遠的淺灘，清冷而歡快的山泉沖去了車輪上我從未注意過的泥巴。我問她叫什麼名字，今年幾歲了。她答說叫卓瑪，今年六歲。我用手胡亂地比劃着，向她提議一起分吃我包裡的薄餅乾，她高興地點頭，大概不太會說很多普通話。我從自行車後座的包裡將那兩袋薄餅乾和小麵包拿出來，塞了好多在她的口袋裡，然後便讓她去玩了。我站在原先站着的地方，感覺這些天的波折將我拋到了這雲海相隔的風景之中，在這微型氣候的變化中所經受的未知的跌宕與頓挫都是值得的。在之後的路途中，我常念叨的是某位前輩詩人所作的短歌，我想我可能部分地體會到了他寫下的那些句子是什麼意思，而就在幾天前我經過雪山下他所待過的那座縣城時還不曾想過死亡拜訪之前的山水是怎樣在暗夜與白晝的輪轉之間敲打着他的過去。

我回到那所房子。同行的那個人已經走了，那碗白米粥還沒有冷。我很快地吃完，然後繼續趕路去了。